# 红裙

.

当柳惠云睡醒时，她感到一股剧痛来自她的下体，一根火热的硬体，正在她体内疯狂地抽插。

由于刚刚醒来，柳惠云有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迷惑，着眼之处一片漆黑。下体的痛楚加剧，柳惠云尝试起身挣

扎及呼叫，但发觉自已的四肢无法动弹，口舌被塞，呼叫不得。

这时柳惠云才发觉自己像母狗一样，以最羞耻的姿势，一丝不挂地被紧绑在一部木马上。所有痛苦的记忆像潮

水一样涌入她的脑海。

自已正在家中的地库里，被人连续强奸了两天，同时内心一个声音告诉自已一个更加无法接受的现实，正在身

后以征服者姿态，尽情地淫辱自已的强奸者，是自小与自已相依为命，十七岁的儿子——小双。

这时小双的动作逐渐放缓，但每一次抽插的力量却不断加强，与此同时惠云的痛楚慢慢地减轻，一阵阵的快感，

像电流一样从小双赤热的阳具传来。

惠云的阴道开始湿润，感到一股飘飘欲仙的感觉，渐渐地在股间凝聚，慢慢地由腰间传上脑。

「为什么我还会有快感，我是爱上了小双吗？」惠云羞愧地想道。

在惠云身后的小双，同时感到了惠云身内的变化，一阵得意笑容，浮现在他仍带着稚气的面容上。

心里想道：「幸好有毒品相肋，不然还不会令母亲这样快就有高潮，时间差不多了，我应尽快实行计划的第二

步，妈妈，不久的将来，你会彻底地臣服于我的胯下！」

小双淫淫地笑着。思绪不竟地回想到三个星期前……

已是深夜两点，惠云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了家中，由于地段高尚，所以十分宁静，只有四下昆虫的鸣叫。

惠云不禁自豪地看着这座二层高的西班牙式平房，及屋里舒适又名贵、但不耀眼的设计和家俱，想着这七年来

的努力成果可真是得来不易。

当柳惠云三十岁时，由于无法忍受丈夫在外花天酒地的夜生活，一怒之下离婚，独自一人带着十岁的儿子李小

双移民美国加州。寄居于唯一的亲人——小姨之处。

在几年的努力下学好了英文，并考得保险经纪牌，以能言会道的技巧，及其爽朗泼辣的性格，渐渐成为南加州

华人社区内最大保险经纪。

很多客户都为她的高贵优雅的气质所吸引，一头浓密的短发加上一点点红色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梳在耳后，清

纯光洁的瓜子脸，笑起来牙齿如编贝般，一对细长妩媚的凤眼，笑起来时好像会看见到人心里一样。完全不像一子

之母，加上适中的高度及玲珑浮凸的身材及修长的美腿，配上雪白的肌肤，是令人一见难忘的美人儿。

多年来虽有不少追求者，但惠云因专注事业而不为心动。今晚惠云虽疲倦但却十分开心，因经过多个月的商讨，

在两个小时前，本市最大的华人地产商终于签下了惠云的保单。再加上多年的存款，惠云可以正式退休了。

「终于可以花多点时间在小双身上，自小姨两年前去世后，这孩子一直缺少管教，一天到晚无心上学，除数学

外几乎每一科都不合格，可真令我担心啊。」

惠云担忧地想着。

不知不觉中已走到客厅里，小双正坐在沙发吃蛋糕，这令惠云突然记起今天是儿子的生日，一阵内疚的感觉油

然而生，过去两年真是对不起小双，以后要好好地对他，想到这，惠云拿出钱包，签了一张支票递给儿子说道：「

对不起，妈妈今天太忙了，竟然忘了你生日，拿这些钱去买你喜欢的东西吧。」

小双放下蛋糕，拿过支票不急不徐地说道：「没关系，我知道妈妈工作忙，啊，一千美金，这么多钱，真是多

谢妈妈啦！」

「别全都用在游戏机上。」惠云回答道，看着儿子的笑脸，心里想道：「这孩子真是越长越高大，跟外国人一

样。」看着儿子日渐英俊的面容，惠云心感到心满意足。

「妈妈今天签了一张大单，我会减轻工作量，尽量在家照顾你，好吗？」惠云问道。

「是很大的单吗？我们可以过几年衣食无忧的日子，而你又不用工作？」小双兴奋地问道。

「是很大，也不是不用工作，有时也是需要联络一下客户，但妈妈会多一些时间来陪你。」惠云答道。

「喔，那太好了，我先去睡了，ＧＯＯＤＮＩＧＨＴ！」说完小双就离开了客厅，走了上楼，同时脸上浮出一

阵冷笑，心里想着：「终于等到今天，一切都快准备好了，再加上这一千元，我的计划很快就可以实现了，妈妈，

你很快就可以天天陪我了。」

回头再望向楼下，正好看见惠云的背影，名贵的长裙下坚挺屁股，小双心中一荡，不自觉的咽了一口水。

二三个星期后的一天，是客户过数的日子，可是惠云一整天都没有收到银行的通知。

下午早早从公司回到家中却看见小双也在家里，惠云自然生气地想道：「这小孩一定又在逃学了。」

所以她板起脸问道：「小双你今天是不是逃学，你可不可以乖一点，不要老让妈妈操心好吗？」

小双委屈地答道：「妈，我不是逃学，今天下午上体育，但我很不舒服，所以早回家了。」

「喔，对不起，妈妈今天心情不好，所以错怪你了，晚上我们出去吃饭以作补赏吧，你什么地方不舒服啊？」

做娘的不由得又担心起儿子来。

「没事了，可是有点中暑，睡了一会，已经好很多了，晚上在家吃吧，妈你样子怪累的，我倒杯咖啡给你吧。」

小双答道。

「谢谢你，小双，这些日子，妈妈也多得你的照顾。」惠云喝了一大口咖啡感慨地说道。

「妈，明天你就别上班吧，我明天下午没有课，我们母子俩可以亨受一个长周末，最近你也够忙的。」小双一

脸关心地说道。

「也好，让妈先处理些公司的事。」惠云答道。

「喔，妈在赖皮，到你处理完公事就会太晚了，不行，你应现在就打电话回公司，来吧，好妈妈。」小双半强

迫半开玩笑地说道。

「好好好，妈现在就打电话回公司。」惠云被小双缠着无奈下，打了电话回公司。

「满意了吗？好啦，妈要处理公事了。」接着惠云走进了书房去上网。

身后传来儿子的欢呼声：「啊！！！棒极了，妈妈整个周未都是我的，啦啦啦！」

听到儿子的笑声，惠云不由自主地发出了慈母会心的微笑。

可是她并不知道，儿子这看是天真的要求，其实是他为惠云精心而设的陷阱的第一步。

而且讽刺的是，小双的欢笑并不是因为母亲的时间将全部属于自己，而是，在未来整个周末里，母亲的肉体都

将是属于他的，多年来的愿望终于快将实现，试问小双又如何能不发出欢笑呢？

惠云如常地打开电脑，登入自己网上银行的户口，但她却看到了令她震惊的事情。银行的存款并没有因客户的

过户而增加，相反，过去七年辛苦工作下的存款却不翼而飞，自己只有零结余。

「这一定是银行搞错了。」惠云一心的安慰自己，同时拿起电话，准备打给银行。

「妈，怎么还打电话，公事都处理好了吗？不如我们来讨论一下明天干什么吧。」小双跟着走进了书房。

「啊，没什么，让妈先打个电话给银行。」惠云答道。

「银行？是不是存款都不见了，哈哈，不用担心，我知道在哪。」小双突然冷冷地说道，同时小双双眼射出青

光像盯着猎物的饿狼一样，以淫秽的眼光望着一步步地堕入了陷阱的妈妈。

「小双你搞什么鬼，存款在哪？快拿出来，你……你……看什么？」惠云急速地质问着儿子，同时也发现了儿

子不一样的眼神。

「啊，妈，不要担心，你的存款我都接收了，下一步，我要接收你的身体，哈哈，就像我刚才所讲，妈妈整个

周未都是我的！」说完小双上前一步搂住了自己的母亲，一口亲了上去。

「喔……喔……呜呜……啊……不要，不要，你疯了，你……住手……」惠云一边挣扎着摆脱儿子的搂抱，一

边阻挡着他的狼吻，声嘶力竭地喝叫起来。

「没关系的，妈妈，你早已中计了，再怎样挣扎也只是延迟了你不可逃避的命运！」在惠云大力的反抗下，小

双被推到了一边，但他却没有进一步地向他母亲施暴，只是以一种令人心寒的语调，述说着惠云可见的未来。

「你一定很奇怪我为什么这样做吧？自小开始我对你就有性幻想，你是这样的美丽，每面对你多一天我就爱你

多一点，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只是每次看见你穿短裙，或比较性感的衣服时，我的鸡巴就不由自主地

翘起来，有时只要看见你出浴后的容颜，又或者是嗅到你的香水味道，我就情不自禁地幻想着跟你做爱，我年龄越

大这种感觉越强烈，终于造成了今天的情况。」小双以一种苍凉悲壮的语调向着母亲告白。

「这是……乱……乱伦的想法……小双……我们是……母……母子…天理不容……我们绝对不可这样……」母

亲结结巴巴，又羞又愧地开解着儿子。

「我们去看心理医生，一定会有办法的。」惠云天真地提议着。

「什么叫天理不容……在我懂事以来，我就对你有性幻想，从来就没有人教我，一切发于自然，这不是天意是

什么？」小双怒吼着。

「你没有丈夫，我也没有爱人，而我们又深深地爱护着对方，为什么我们的关系不可更进一步，冲破伦理的缚

束而发展成为爱人？」小双深带不忿的回答。

「这……总之是不对的，世所不容，你不能对你的母亲有非份之想，我绝不许你这样做！」惠云不知怎样反驳

儿子的歪理，但不管如何，这种事是她无法想像的。

「我知道你不会自愿跟我做爱的，起码在一开始的时候不会，所以我会胁迫你的，哈……哈……哈……来吧，

我不想用强，嘿嘿……」说完小双面带淫笑一步一步逼向自已如猎物一般的艳母，一把向她的胸脯抓去。

「不要过来，你疯了，滚……滚开……」惠云大力的推开小双的手，欲夺门而出。

小双从后面一把抓住惠云丰满的胸部，大力地把她推倒在地，惠云开始大力地挣扎，试着坐起，可是不知为何，

有点力不从心，反抗越来越小，渐渐地意识有些模糊，眼皮感到沉重。

「哈哈，可是累了？记不记得我倒的咖啡啊？我不小心倒了一些ＧＨＢ，哈哈，不一会你就只能任我鱼肉了。」

小双在渐渐失去知觉的惠云耳边悄悄说道。

「呜……不！！你这畜牲！！救命啊！！！」

惠云绝望地哀号着，感到自己的双手被用力地扭到了背后，两只大手粗暴地抓着自己的手腕。潜意识里，惠云

知道自己这次是在劫难逃，一股绝望的意识如海水一般，淹没了惠云疲惫的心灵。

「放……放……开我……啊。呜……呜……呜呜……」在绝望的哭叫声中，母亲终于抵抗不住ＧＨＢ的药性昏

睡去了。

看着倒在面前失去知觉的美艳的母亲，小双忍不住伸出右手顺着母亲的腰往上摸，慢慢地摸到了母亲的胸部，

伸手由领口摸入衣服内，开始抚摩起惠云高挺丰满的乳房。

入手之处感受着母亲细嫩滑腻的肌肤，一阵阵醉人销魂的感觉由手心传来。

「多年心愿终于可在今晚达到，妈妈你将永远属于我的！」看着海棠春睡的母亲，小双想像着未来的日子，鸡

巴不自觉地翘了起来。同时左手也不断在母亲全身上下游走，小心翼翼地解开惠云身上所有的钮扣。

不到一会工夫，惠云的衣服以被小双剥个精光。母亲优美曼妙，玲珑凹凸的身材出现在小双的眼前。母亲微蹙

的秀眉，娇美的容颜，如白玉凝脂般的雪肌，玉体横陈像熟睡的女神一般，散发一种难以言语的神圣光辉。一瞬间，

小双的内心竟不期然地产生有一丝悔意。

可时当他双目注视到母亲那白皙丰满不合比例的豪乳，如葡萄般大小娇艳欲滴的乳蒂，及雪白诱人的美腿丰臀，

仅有的一点罪恶感也不翼而飞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阵难以压制的燥热和兴奋。

「反正已做到这个地步，事情是没有回头的了，可不能就这样放过妈妈！」

小双想到这，把心一横，伸出因太过兴奋而抖动的双手，接着抱起一丝不挂的母亲走了出书房。

就这样在一念之间，小双与惠云二人正式踏入了一条淫猥变态、世所不容的不归之路，而两人的母子关系也因

此起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惠云渐渐重拾知觉，勉强抬起头来，喘着气惊慌地看向四周，观察处身的环境，发现自已身处于一个的地下室

之中，透过室内柔和的灯光，惠云看见米白色的墙上贴着柔软的皮革，皮革上面挂着各式各样的淫虐相片。有的是

中年美妇被绳子捆绑着，美妇眼角流着泪水，嘴巴大张着不知道是在叫痛还是在讨饶。

有的则是美艳的少妇被两腿分开的倒吊着，密穴和肛门中插了两根粗大的假阳具。墙上的图画千奇百怪，室里

铺着厚厚的绒毛地毯，四面的地上和柜子里有着千奇百怪的工具，从造假阳具、浣肠器、皮鞭、麻绳，狗笼，到木

马，应有尽有。

惠云对性具的认识不多，但也知道这些都是折磨女人的坏东西，一想到自已可能遭遇到的残酷命运，及这些性

虐道具会用在自已身上，不禁吓得全身都冒出冷汗来了但惠云的全身被铁链连着固定在墙上，所以她只能做有限度

的挣扎。

小双看着成熟美艳的母亲，拼命扭动汗湿裸体，脸颊通红皱着柳眉，一副羞愧难当痛乐半渗的样子，想到母亲

正接受着自已的折磨，她将面对做为一个女人和母亲最悲惨的命运，而自己，她世上最亲的儿子对她有绝对的主宰

权力，令小双感到兴奋莫明。

一直以来小双都故意不去触摸母亲下阴，只在她全身其它敏感部位游走，好挑起母亲情欲，但现在他知道惠云

已快进入状态了，很快母亲就会放弃抵抗，任由自己鱼肉了，但在母亲失态之前，他一定要把乱伦是可行的见解，

灌入惠云的脑海里。

虽然他不知道，惠云可以听进去多少，但小双相信，他们这次的辩论，对他将来的计划会起绝定性的作用。

「妈妈，你虽然现在不同意我的看法，但你的身体却有这么大的反应，不正是证明了我的理论吗？你想一想，

你不愿从我，是因为你本身的教育及知识告诉你，这违法和不容于社会的，但我们这样做又伤害到谁呢？就如我刚

才所讲，乱伦的本质就如同性恋一样，只要两情相悦，又如何伤天害理？这根本是一种不公平的社会现象，我敢说，

和自己的母亲做爱是大部男孩的梦想，但为何没有同等量的母亲们想和自己的儿子做爱呢？」说到这里，小双故意

停了下来看着母亲的反应。

由于小双停止了对惠云的抚摸，她的神智清醒了很多，但由于受到毒品的影响，惠云失去了思考分析的能力，

不知如何回答儿子的问题，但多年的教育及对乱伦牢不可破的看法，无法一时间改变惠云的立场，但在她内心深处

的确种下了对乱伦问题持疑问态度的种子，这个本对乱伦想也不敢想的母亲，因在被儿子强制的情况下听取了这番

理论，令她无法回避这个问题。

「我不跟你讲，这总之是不对的…快放了我…呜呜呜……」说着说着惠云又忍不哭了起来。

「好…你不回答我的问题，我就搞你的下面。」小双靠近摇头哭泣着的母亲身边，突然抚摸起她的下体阴毛。

惠云下面绽放的阴毛受到抚摸时，发出惨叫般的声音。

「千万不能在那里……啊……啊……不行呀……」惠云哀求着儿子，齐耳的短发紧贴着布满汗珠的脸面，再无

半点女强人的风彩。

「哇！妈妈已经这样湿淋淋了，你的阴户好像很高兴的包夹我的手指，你再不说我就要抽插啰。」小双残忍的

着母亲。

「停…停止，我说…我说…」惠云屈服地回答。

「是因为…母爱是亲情…嗯…里面绝无色情成份。」惠云回答道。

「那为什么儿子们都想干他们的妈妈呢？」小双继续问道。

「这…我不知道。」惠云从未想过，也不知道儿子们都对妈妈有幻想，这是一个她从前想都不会想的问题。

「告诉你吧，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入世不久，不受伦理束缚的关系，大部分的儿子都可压制着自己的感觉，是因

为害怕带来的后果及如果父亲知道后的反应，而他们在长大后也甘受于伦理的缚束，只有少量单亲家庭，在没有父

亲存在的情况下，一直持有这种情意，而只有少数中的少数，敢真把他们的幻想变为现实，我今天将成为其中一人。」

小双神情激动你说着。

「小双…你…放了我…我们还未造成大错…妈妈会愿谅你的…不要再这样…

呜呜呜……」听完儿子的理论，惠云大概知道说不过儿子，唯有哭泣的做最后的哀求。

「妈妈，你还不明白吗？我要的并不是你的愿谅，也不期望得到你的许可，只是想把我的心愿和想法在我们仍

是母子时告诉你，就算我做儿子的最后一份心意。」小双深情地注视着母亲说着这最后的告白。

「你…住…不要…啊…」惠云看着儿子专注的表情，正不知如何回答时，儿子的双手又开始行动了。

惠云扭动着裸体想逃避，小双将他的中指插入了母亲早已湿润的肉洞里，久未经人道的母亲，儿子一根手指就

把她的动作制止住了。

接着一股火热的气息从臀部后面闯进了惠云高翘的后庭，直喷在她柔密的阴毛上。

小双竟然要用嘴侵犯她的后庭和下体！

「不！不可以！那里不能…………啊……」儿子火热的唇已经触及到她敏感的阴唇，同时，他的舌头如蠕动的

火蛇一样舔在了她美妙的裂缝上。

不要啊！那里好…………啊！

无助的母亲本想反抗，但是突如其来的刺激感在瞬间吞没了她的言语。儿子那魔鬼般的舌头恣意横扫着她的阴

毛、点戳着她的肌肤、热舔着她的阴唇，甚至在她粉嫩的菊门周围划着圆圈。遇到这突然而美妙的刺激，惠云几乎

忘记了挣扎与反抗，只是将脖颈高高地昂起强忍着。

正想要乞求儿子停止这下流的动作。可没等她说出话来，小双火热的舌尖已经挤开她变湿的蜜唇，直探入她久

别滋润的阴道内。

「啊啊啊！」惠云的下体就象要燃烧起来一般灼热，瞬间的感官冲击令她产生了轻微的痉挛，母亲已无力再强

忍着她的呻吟声，小双知道他梦寐以求的时刻就将到来了，他站了起来。

「哐…」这时地下室的门被推开了，小双满面笑容的走进来。

像观看战利品一样，小双细心的观赏着美艳的母亲，这时的惠云已换上穿一套淫荡的黑色紧身奴隶皮装，一双

修长粉白的玉手被一副黑色的皮手铐紧紧地反铐在背后，黑色皮狗圈紧紧地包住了雪白的脖子。

手铐上的铁链和项圈上的铁链一起被牢牢的固定在墙壁上。丰满高挺的巨乳被特制的黑色乳罩裹着，只留下两

颗高挺充血的乳头留在外面。一件黑色的皮制马甲紧紧地绷在身上，使惠云的腰肢看起来更加纤细了。

由于大腿上和脚腕上各系了一根宽皮带，皮带上也用铁链连着固定在墙上，惠云不得不抬起白嫩的屁股，岔开

结实的双腿，把最隐秘的地方暴露在空气中。

「喜欢家里地下室的新装修吗？我可是用了多年的零用钱买的。还有你的新衣服，我是用上２个星期你给的生

日礼物１千美金买的，哈哈，本来我已经没钱了，已打算不给你穿衣服了，现在太好了，这身新内衣穿在你身上可

太性感了，也很适合你将来的身份啊！」说着小双推了一张穿衣镜来到母亲面前。

惠云目瞪口呆的看着镜前的映像，不禁面红耳赤感到前所未有的羞耻。

小双走到母亲身后，缓缓的摸着妈妈雪白滑腻的屁股和背部，并不时的抓握母亲硕大的乳房，一阵阵电流般的

快感由手指传入小双脑海。

「真是个尤物啊，还要是我母亲，我真是太辛福了！」小双心里想着。

小双的右手摆在母亲的头上，有一下没一下的抚摸着，不时的轻轻拍两下，就好像对待一只心爱的宠物一样说

道：「妈妈，您一定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我要这样对你，我会一一告诉你。」

说到这里小双停了下来，组织了一下思绪，再续继说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爱你，不单是母子之间的爱，自

我懂事起，我就一直暗恋着你，但我也知道和你一起，是永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自你和父亲离婚后，我心里本以

为灭了的火焰又再复活起来，过去的一年里，我不断的想向你告白，但自知以你的性格一定会断然拒绝，但我对你

的思念已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所以今天我拚了命也要得到你。」小双一面正经的说道。

「你这畜生，滚…滚开…我对你这么好，你却想干这种下流的事，呜………

呜……呜……我是你的母亲，你这么做天打雷劈啊你！」惠云眼中流露出绝望的哀伤，拚命的摇头反抗着，但

却无没摆脱她的缚束。

「妈妈，我已说过，我自小就迷恋你，我们为什么不能再进一步成为恋人，你为什么不接受我的爱？」小双忿

忿不平的说着。

「这是乱伦，我们是母子不能这样做，你要是硬来，我就死给你看…呜……

呜……呜……」惠云在绝望之中，生出了轻生的念头。

「妈妈，所谓乱伦，只不过是世人为保持所谓人格之说，强加于我们身上的枷锁，在远古时，常有乱伦的行为，

就如同性恋一样，虽不能说是十分普及，但也不是世所不容啊。你想想看，为什么现在同性恋在西方社会已渐被接

受，而家庭直系成员却不可自由恋爱呢？」小双反问道。

「你……你…胡说八道，母子之间是不可做这种事，孩子，你不要一错再错啊，呜……呜呜，快放开妈妈……」

听了儿子似是而非的歪理，惠云一时间也不知怎样反驳，只有不断的啜泣哀求着儿子。

「这就是你的答案？就算是妈妈，你也不可否定我刚才的理论全无根据吧，所谓无法接受的行为只是主观意识

在长年日积月累下，成为社会主流思想，后而成为法律。但这些主观意识在很多时候只适用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又

或者是当权者为了加强自己的统冶权力，强加于子民的身上…嗯…妈妈…你的皮肤真光滑，平时还真看不出你的乳

房有这么大，保养的这么好啊，做儿子的我可是真有福气啊……哈哈！」小双一边滔滔不绝的陈述着自己的理论，

一边上下其手的挑弄着几乎赤裸的母亲。

「畜生…啊…住手…住…不要…啊…」惠云一边听着儿子的理论及轻篾辱人的评语，一边强忍着因挑逗而带来

的莫明快感。

但惠云并不知道在自己昏迷期间，自已的儿子给她打了少量的海洛因，故现时她的身体感应比平时要敏感百倍，

而这种毒品也带有强烈的催性作用。再加上身体多年未有男人触摸过，惠云的身体根本就无法禁不起儿子高明的挑

逗手法。

除了一味的说不要，惠云已不知不觉的收住了哭泣，把精神及注意力都集中在抵抗这在体内渐渐燃烧起来的欲

火。

看着母亲因禁不住自己的挑逗，皱着美丽的眉头满面赤红，羞耻屈辱的眼泪在那本是明亮清彻的眼曈里打着滚，

一副我见尤怜的容颜，小双产生了一股征服者的优越感，不自觉的加强了对美艳的母亲的攻势，同时继续着对乱伦

的见解。

「乱伦一说，古今中外都有记载，在孔子之前，很多帝王之家都发生过父乱女，母乱子，兄乱妹，而在边远的

乡间，民风开放，为了保持本族强大，同时也有人相信血统之说，所以乱伦的行为都是默许的。只是后来乱伦所生

的后代，因基因问题而带来先天的缺陷，无知的人们以为那是上天对他们的处罚，故断言此行为是天理不容，再者

加上孔子之说的尊师重道，天地人君师，广为接受，所以乱伦才定为非法行为，但人们不是停止了这种行为，不过

是由明变暗吧了。」

「直到清朝都有此记录，如雍正等当权者。嗯…妈妈…你下面开始湿了…是不是觉得我说得有理啊？哈…哈…」

说着说着，小双突然伸手摸了母亲的下阴一把，湿淋淋的右手都是母亲溢出的蜜汁。

「啊…放开我…我不是…不要…啊……」本以渐渐陶醉于儿子爱抚之中的惠云，因儿子的突击，回复了神智，

一脸羞愧的神情，拼命摇摆着下身躲避着儿子魔爪。

「妈妈，我要进来了，就算天理不容，也是我的错…好好亨受吧，我永远爱你……」小双一边亲吻着母亲的耳

垂细语着，一边站在她身后按住母亲扭动挣扎着的纤腰，摆好姿式，将高挺的阳具对准母亲早已湿透了的桃花洞，

一挺而入，由慢至快的抽插起来。

「啊……啊…你好紧啊…妈妈……你的阴道夹的我的鸡巴好舒服…嗯……嗯嗯……」儿子情不自禁的赞美着母

亲，阵阵的快感由下身传来，有如腾云驾雾一般。

「呜…啊……停……喔…嗯嗯……啊……」惠云不断的悲叫着，但声音越来越小，眼睛中的愤怒慢慢的淡去，

下体抽插带来的快感不停的累积着。惠云只能紧咬着唇，忍耐着儿子的奸淫尽量不泄露出呻吟声。

「妈妈……舒服吗……？啪……啪…啪……」小双一边搓揉着母亲的丰乳，一边大力的摆动着自己的腰肢，加

强抽送的力度，两人性交的声音在地下室中不断回响着。

「唔……唔姆……姆……」母亲的哭泣开始变为沙哑的呻吟声，膝盖的颤动显示出她被儿子强暴已有感觉……

「嗯，身体开始对春药有反应了，这药还真不错，妈妈被我强奸着都这样快就可以有反应，真是物有所值，很

快妈妈就会受到我的控制了。」小双兴奋的想着。

「妈妈，你的阴道好湿滑啊，正常的女人只有跟爱人性交时才会这么湿，要不然只有妓女或天生淫贱女人才会

跟任何男人有这样的反应。」小双语带揄揶的说道。

「一开始的时侯不是宁死不屈，天理不容吗？为什么现在却这么湿？你现在可是被自已亲生儿子强奸啊，你到

底是爱着我呢？还是个人尽可夫的淫妇？」小双继续在言语上羞辱着母亲，同时一步步的削弱惠云的信念。

多年未亨受过性爱的滋润的母亲，在毒品的催情和儿子高明挑逗的双重攻击下，己开始渐渐的失去了控制力和

理智，惠云只感到自己的阴道被儿子灼热的阳具一寸一寸的深入，每次的抽插，好像有电流通过似的，官能上的欲

火不断冲激着她。

理性虽告诉她，这是羞耻的、因为她是被儿子强奸着，可是肉欲上的需求可怕地吞噬着她的意志，惠云一方面

痛恨儿子对她的所作所为，但更加对身体所产生的反应感到羞耻。

「畜生…快停…我…我不…是…啊……这…样…停…啊…」惠云仰起头哭叫着

听着儿子极尽污辱言语，一方面令惠云伤心欲绝，是亲生子为冷血的畜生，不但对自已做出这种禽兽不如的行

为，还可以对自已说出这样羞辱言语。

但另一方面她也对自己身体的反应也感到羞愧难当，「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难道真的如他所说，我

是个淫妇？他是我的亲生儿子，我对他只有母子之情，别无其它…这是不可能的…可是感觉却是这样美妙，啊…我

要死了……

啊……啊…我不能就这样放弃…但…这感觉…啊…呜……呜……呜……」

惠云虽尝试着抵抗，但在小双连续不断的猛烈抽插下，实在无法再集中精神思考问题，原本坚定不屈的信念，

在小双软硬并施，强攻猛打下，悄悄地产生了裂口，无奈绝望的晶莹泪珠不由自主的由惠云美艳的脸颊滑落下来。

「啊啊……嗯…嗯……」

经过十多分钟猛烈的性交后，惠云断断续续的怒吼变成完全的呻吟，她的眼泪以流干，取而代之的是半开半闭

着充满着欲火的双眼，下身不断抽搐收紧，渐渐地随着小双的抽插而摆动，惠云已放弃了抵抗，沉沦在疯狂的肉欲

之中，不能自拔了。

小双伸手摸了一把母亲胯下，蜜汁多得溢了出来，看着一脸含春翻着白眼的母亲，他知道惠云已在这次的斗争

中彻底的败下阵来。

小双把锁着母亲的铁链从墙上解下来。惠云腿脚发软，全身无力，所以，连一点反抗都没有，任儿子把她换了

个姿势，重新绑在木马上。

「你会成为我的性奴，这是你最终的命运，妈妈！」小双在早已失神的母亲的耳边，一面抚摸着那头乌黑顺滑

好像缎子一样的秀发，一面用颤抖的声音自言自语的说着，眼中流露出少见的温柔和爱意。

「呜……呜…嗯…来…来……快…」惠云梦呓般喃喃地恳求着，并没有听到儿子的真心之言，疼痛，骚痒，麻

痹，这一切、一切的感觉成了喜悦感的源泉。

「妈妈，你是我的女奴，你这辈子都是我的，我会把你训练成最乖的性奴，我的淫妈妈。」小双一边想着，而

他的抽动也越来越快，惠云也渐渐的跟着儿子抽插而呻吟的越来越响，两人一步步地一起渐入高潮。

不远之处有四架录像机在不同的角度默默的记录这一场淫靡而刺激的乱伦强奸。

这个阳光明媚的初秋午后，美艳的母亲在儿子的魔掌下，被奸淫折磨多时。

但惠云并不知道，她的恶梦只是刚刚开始，更悲惨的命运在等待着她

经过一夜的施暴，惠云终于在连续不断的高潮、肉欲及毒品的刺激中昏睡去了。

而小双也在多次射精后，消耗了大量的体力精神，心中的欲火慢慢平静了下去。

看着失去了知觉，原本高贵端庄的母亲，如暴劫后般梨花，那本是如玉凝脂般的美艳裸体，在儿子大加摊靼后，

已是遍体鳞伤。

小双不期然的感到了一阵后悔，不知所措，这始终是生他养他的母亲，虽然自己对她的美貌垂涎已久，而今天

终于如愿所偿，但看见自己对母亲所造成的伤害，小双内心的良知在他满足了自已的兽欲后，感到不安起来。

母亲那本是高挺丰满的椒乳已布满了齿印乃至吻痕，大腿上处处可见小双的抓痕，硕大雪白的美臀，也满是因

强力抽插撞激而留下的一片片的红斑。

惠云一直十分注意保养身体和注重饮食，除了是因为女人天性爱美外，她也知道做保险一行，很多时侯是靠脸

蛋样貌吃饭的。

但她怎么也想不到，多年的努力，却令自己变为了儿子的猎物而最终成为了他的俘虏。

锁上了地下室的房门，小双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自已的卧室，虽然已是半夜了，但小双却无法入睡，思绪如

潮水般涌入脑海，这一天发生很多事，小双和母亲的关系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小双有一套计划，而今天只是

第一步，但成功于否完全取决于明天，而母亲的反应却是无法估计的，这正是小双最担心的事情。

虽然小双对自已计划有十足的信心，但凡事都有万一，如果计划失败，结局是不可想象的，到时不但会永久的

失去已到手的美艳母亲，而且很有可能失去所有的一切，这不可不算是小双人生最大的一场赌博。

久久未能入睡的小双，看着窗外明亮的月光继续思考衡量着可能的得失。

「己经开了头，跟母亲是无法再回到从前的关系，如果现在就放弃计划，向母亲认错，她虽可能原谅我，但一

定不会留我在身边，有可能送我回大陆，或去寄宿。而我也再也没有机会进一步的淫辱她了。」

「如果依计行事，很有可能说服她接受这新关系，最终完全征服母亲，到时可进一步对她加强调教，彻底的享

用她的身体，不要说自愿的给我口交或肛交，就算再变态的行为，她都可能会接受。」

小双越想越兴奋，原本有的一点悔意，很快就被他的邪恶计划而噬食了，一想到还被自己囚禁着的母亲，小双

的鸡巴又不自觉的扯了起来，但最终敌不过睡意，小双在对明天充满着冀望中，昏昏睡去。

窗外的明月散发着清澈的光芒，对这人间正在发生的丑事漠不关心。

回到现在，惠云感到小双在她身后越来越大力的拍打着她的丰满的屁股。

「啪…啪…啪…妈妈你夹的好紧啊！」小双故意揄揶的说道。

但惠云却没有像第一天那样一力反抗，只是紧紧合上双眼，默不出声。

红裙2

在过去的两天内，小双不断的地奸淫着他的母亲。

惠云虽在一开始时大喊大叫的尽力反抗，可是每次都被小双高明的挑逗手段和烈性春药的催情作用下，搞到高

潮连连，不能自己。

到了后来，惠云自暴自弃地放弃了反抗，任由儿子对自已任意施为，以沉默及绝食做无声的抵抗。

最后小双只好强迫母亲喝下混着春药的牛奶，虽然可一时解决问题，但小双知道自已原本的计划需要修改。

小双的抽插渐渐加快，惠云早已春潮泛滥，可是做为一个母亲，惠云的自尊心绝不容许向儿子屈服，所以她只

能强忍着一声不出，但满脸春情荡漾的神情却是无法掩盖的。

经过多次的交合，小双清楚地知道，母亲的高潮就快到了，于是他加重插入的力度，务求在短时间内把母亲带

如高潮。

「嗯……嗯……啊…啊…啊…」

最终小双操了不到二十下，惠云达到了高潮，一如以往，她忍不住地叫了出来，无穷无尽的快感从下身的淫穴

中传来。

「啪…啪…啪…啊…妈妈…」

小双却没有停下来的意欲，反而猛一挺腰加快了抽插，深入阴道内的阳具一阵痉挛后，在颤抖的阴道中激射出

大量的精液。

母子二人差不多同时达到了不知是第几次的高潮，一时室内归于平静，只有二人的喘息声。

小双伏在母亲光滑柔嫩的裸背上小憩，惠云感到儿子的阳具渐渐的缩小，同时耳边传来小双的吸气声，一种不

明的感觉不禁而生，仿如回到了多年前，每次与前夫做完爱后，他总是喜欢这样小息片刻，而惠云也十分享受这样

耳鬓的厮磨的感觉，一股爱意油然而生，母亲不知不觉中沉醉于过去的回忆里。

「妈妈，还享受刚才的快感吗？」小双突然柔声问到，将惠云带回现实中。

惠云并没有回答儿子的带有羞辱性的问题，以沉默表示着她的抗议。

看着母亲窈窕白皙的赤裸胴体上，挂着娇艳欲滴的汗珠，性高潮带来的红晕还没有完全褪去，显得无限娇羞，

小双又不自觉地咽了咽囗水。

强忍着再干一场的冲动，小双抽身离开了母亲动人的胴体，拿起附近的纸巾开始清理着自己和惠云。

小双轻轻地擦去母亲背上的汗水和股间的分泌物，当小双的手经过惠云的下身时，母亲不自觉的尝试着避开，

但很快就被儿子抓住她那雪白的美臀，然后被他大力擦去内里的爱液。

「妈妈，我前天说过这个周末你是我的，不管怎样我也要得到你，现在我如愿以偿。」

小双亲了亲惠云面颊，跟着再吻上了她的丰润的红唇。

惠云并无反抗，眼睛好像失去焦点似的，呆滞的看着地板，眼泪慢慢流下，不发一言，可是小双接着下来的说

话内容却把这像是本已心死的惠云，带来了一点生气。

「妈妈，我做的事，我会来担当，强你所难，本不是我想要的，现在我就放了你，如果你要报警，我绝不会逃。」

说完小双就解开了惠云手脚上的缚绑，然后头也不回的走向房门前，停下来说道：「妈，请你记住一件事。」

「我对你的爱并无一份减少，你是我最尊敬的母亲，我这一生这一世都会深爱着你，但我对自己的所做所为并

无后悔，因为如果社会道德许可，我们会是最好的一对，如果有来世，我希望可以和你成为情人，而不再是母子。」

跟着小双推门而去。

对儿子这突如其来的转变，惠云像是突然从恶梦中醒来，一时间不知如何反应。

看着敞开的地下室门口，脑海里还回想着小双的言语，惠云渐渐回到现实，挺起被儿子百般折磨的身躯，爬下

曾令自已饱受凌辱的木马，走出了囚禁自已多日的地库。

「啪！」

惠云还未来得及思考如何处理儿子对自已的恶行，突然楼上传来一声巨响。

想起小双刚才如决别的话语，一股不祥的感觉油然而生。

「小双……不要…」

惠云忍着自身的伤痛狂喊着冲向了儿子的房间。

入目所见，儿子倒在地上，脖子绑着一条皮带，身边是打碎了的吊灯，很明显，小双刚才是想上吊自杀，但吊

灯却无法承受他的身重而掉了下来。

惠云看着一地的碎片及地上那昏了过去的儿子，脑海一片空白。

「啊…嗯…」小双痛苦的呻吟着，「妈…我…啊…」

看见站在门外，目光凝滞而愕然，面容苍白的母亲，小双想讲什么，但却言不达意。

一时间，惠云手足无措，又惊又怒，

「呜…呜…你这畜生，打死你…打死你…呜…呜…」

终于惠云痛哭失声出来，压抑了的多日情绪，在这一刻彻底的崩塌了下来，向倒在地上的儿子拳脚交加，把这

多天积淤在心底的凄楚全部发泄出来。

小双并没有反抗，放下双手任由母亲发泄着，但除了头几下的打击十分重手外，母亲的力道越来越小，最后倒

伏在儿子身前上，双手软弱无力的捶着小双的胸膛，哭的如泪人一般。

听着母亲的凄苦哭声，小双暗暗地放下心来，知道母亲已在潜意识里，不自觉地原谅了他的罪行，本来小双对

这由退为进的一招，并没有太大的把握，但再加上自演上吊的这一条苦肉计，终于成功的唤起了惠云的母性，不然

不会只是现在这样，象征式的捶打着儿子的胸膛。

过了不知多久，惠云的哭声渐弱，情绪慢慢的平复下来，缓缓地撑直身子起来坐。

小双跟着母亲，撑起半个身子，看着胸前母亲留下的泪迹，苦笑道：「妈，你说的对，我是畜生，你打死我吧

…啪！」

说完捉住惠云的手，狠狠地打向自已的脸。

惠云吃惊地抽回了自己的手，目瞪口呆地，看着面带掌印的儿子，不知如何是好。

小双沉默地看着目带泪光的母亲，不发一言。

沉静了一会儿，惠云语声哽咽的说道：「小双，不要这样，死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小双以平静的语调回道：「我的问题只有死能解决，你并不知道暗恋一个人的痛苦，特别是每天看着你那美丽

的面容，一举一动，嗅着你的气味，都令我不能自巳，忍不住想向你告白。但我知道你是不会接受我们母子以外的

关系。」

「这去几年我每日都生活在痛苦之中，过去这两天是我做人以来最开心的日子，我多么希望这样的日子永远也

不会停歇。」

说到这里小双停了下来，抬起头来，以深情的目光望向泪眼婆娑的惠云，然后抑望向天花板，轻叹一声续继道

：「为人之子，为了满足一已之愿，绐母亲带来莫大的痛苦及羞辱，的确是死不足惜，而且对我来说，得而复失，

在未来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是生不如死，所以倒不如现在就了解自己，希望我去后，母亲可以原谅，我的恶行，

只记得曾经有这样一个，可以为你而死的儿子。」

说完，小双突然反身坐跪于地上，不顾满地的玻璃，向着一直沉默无语的惠云，咚咚咚地磕了三个响头。

看着血流满面的儿子，惠云浑身一震，慌忙拉住正要起身的小双，嘴唇翕动着似乎想说些什么，却不知从何说

起。

看着手足无措，双目噙泪母亲，小双心头一阵狂喜，知道惠云被自已执意一死的决心打动，只是自已犯的错实

在是太大，不然母亲早已出声原谅小双了。

这时卧室里静悄悄的，没有风，没有呼吸，甚至连心跳的声音也消失了，只有挂在墙上的时钟，发出机械而单

调的「滴答」声，震动着母子两人的耳膜。

小双一动不动地，任由母亲握着自已的手腕，他知道惠云现在脑海里正在天人交战着，她的下一个决定，将会

影响她未来一生的命运，自己奸计成败于否，只在母亲一念之间。

惠云当然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小双精心的安排，深深了解母亲性格的小双知道，一向面冷心热心地善良的惠云，

决不会忍心让自己最亲爱的儿子自杀的。

伟大及盲目的母爱，是小双的最终赌注，他相信，母亲在看见自已自杀不遂后，最终会因为心痛这个独子，而

彻底原谅他的。

看着儿子满脸血迹的惨样，惠云不禁心痛起来，儿子对自己的所做所为，这时又好像不是那么十恶不赦了。

惠云虽十分痛恨小双这几日来，对自已所做的恶行和带来的耻辱，但自己真得可以就这样任由儿子自杀吗？

惠云不禁反问自己：「这畜生是犯了大错，但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他死了的话，我又怎样活下去啊！多年来

的努力不都是白白的浪费了？但他对我做出这样的禽兽的行为，我又怎能就这样轻易原谅他，天哪，我到底要怎样

做啊！」

惠云还未来得及细想，小双又要站起身来，母亲唯有匆忙地拉住他，颤声恳求道：「小双，不要再这样，你还

没有伤够我的心吗？你死了，我就会好过吗？

妈妈多年的希望都摆在你身上，你不能死，呜…呜…呜……」

美丽的母亲脸孔扭曲着，两行清泪从眼角渗出。

小双知道时机己快成热了，只要待母亲亲口说出原谅儿子的话语，自己的计划就成功大半了。

「妈妈，不要再哭了，是小双不好，老是任性而为，我不再寻死就是了，妈妈…妈妈…妈妈…呜…呜…呜…」

说着说着，小双抱住母亲，装出悲伤的样子，大哭起来。

惠云已有多年未听过儿子的哭声了，小双自幼性格坚强，就算受了委屈，也从来没有哭过，只有在很小的时候，

才在母亲的怀里哭过几次。

这时再次听到爱儿的哭声，惠云想起小双儿时的种种，幼儿时痴缠着自己的可爱模样，就如昨天一般历历在目，

自已这几天所受的羞辱，在这一刻渐渐在记忆里淡去。

惠云心里暗叹一声，终于软下心说道：「小双，不要哭了…只要你不再犯…

妈妈…原…原谅…你就是了，你千万不可再去寻死。」

听到了母亲原谅，小双心头一阵狂喜，强压下得意的笑容，放开母亲，眼眶里饱含着刚滴的人工泪水，摆出一

副伤心欲绝的样子回笞道：「妈妈，令你伤心是我不对，但就算你打我骂我，或不再要我这个儿子，我都要把这几

天未讲的话说完，我并不是要你马上回答我，但请你认真的思考我的话，如果最后，你还是心意不改，我发誓永不

再提……」

听到儿子的回答，惠云脸色大变，知道小双并没有放弃乱伦的念头。

但惠云也知道这是无可避免的话题，生气的说道：「畜生，这几天你这样作贱我，妈妈都可以原谅你，你还要

讲什么。」

「一切都是我的错，我知道我对妈妈痴心妄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我并不是想要说服母亲你的立场，但如果妈

妈可以原谅我这几天的侵犯，为何不让我把话说完，也让我彻底绝了这个念头。」小双固执的回笞道。

「好，你说，但你说完后，永不可再提起，不然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惠云也觉得儿子说得有点道理，所以最后让了一步

「好，一言为定，请问妈妈，什么是爱情？」小双立即提出一早就想好的问题。

一时间惠云竟不知怎样回答，本来以为儿子又会说一些他对乱伦的歪理，但却想不到小双会问这种近乎哲学的

问题，惠云知道接着而来的问题，并不容易回答。

「爱情是两人之间，在两情相悦的情况下，自然产生的，它不可勉强任何一方。」惠云想了一想认真地回答，

故意强调是不可以勉强的。

「那相爱的极至表现是什么？」小双进一步问道。

「可以为对方牺牲。」惠云想也不想的答道。

「那妈妈是认同，我对你是爱至己极了？」小双语带深情的望着母亲问道。

「不…不是的，小双，如果你发生了任何事情，只要可以帮到你，妈妈会为你而死，但这是母爱，并不是爱情。」

惠云焦急的反驳着儿子。

「你的意思是说，母爱本身以是爱至己极的表现，但却与男女的情爱无关，只是亲人之间的感情？」小双问道。

「也可以这样说。」惠云犹豫的回答着，总是觉得小双的话有点不对，但一时找不到更适合的词语。

「那如果有人以我性命要挟，要求和你性交，你肯吗？」小双再问。

惠云的俏脸唰地涨的通红，皱着眉头骂道：「你怎么可以问妈妈这种难堪的问题？我不说了。」

「只是假设，请你认真地回答我。」小双进一步逼问着母亲。

「我…嗯…可能…嗯…」惠云红着脸，含含糊糊地答道。

「你愿意为我死，为了我可以向别人献上自己的肉体，但因为我们是母子关系，就无伦如何不愿接受，我对你

的爱情，这对我公平吗？」小双不忿的问道。

其实这不是公不公平的问题，刚才所讲的都是生死关头的极端情况，平常生活中并没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例子。

但惠云经过这几天的大变，遭受了不可想像的打击，小双的毒品更如令到她不能清醒的思考问题。

此时惠云的分析能力只有平时大半的水平，跟本无法去辨驳，小双这些经过深思熟虑的歪理。

「我不知道…小双，你不能想歪了…呜…呜…」惠云痛心疾首的再次哭了出来，但在她内心深处。却也有点认

同小双的理论，所以只能以哭声来逃避儿子。

「我刚才就差一点死了，我有一死的决心，我们现在是在生死关头，你不能以哭来逃避我。」小双惨然道。

「…小双，不要逼我…呜…呜…我们是母子，不可一错再错…呜…呜…最多妈妈跟你一起死…」

惠云已不知怎样回答，只觉得儿子说并不是不无道理。但多年的教育，及盘固于脑海的社会主观意识，令惠云

死守着最后防线，绝望中又生死意。

小双知道自己逼的太急了，弄不好可能会前功尽弃。

于是话题一转地问道：「正如妈你刚才所讲，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不逼你，换个问题，妈妈会接爱比自己

年幼的男朋友吗？」

「不是说绝不可能…但一定不会是自己的儿子。」惠云见小双没有再进一步逼问，渐止了哭声，冷冷的回答道。

「那这几天妈妈有多少次高潮啊？」小双奇出特然地问道。

「你…呜…呜…」惠云又羞又愧，答又不是不答也不行，情急之下又哭了起来。

「如果我一次都没有带给妈妈高潮，我发誓，以后都不再提这样的话题。」

小双自信地说道。

「不要再说…呜…呜…」惠云捂上双耳，摇头痛哭着。

惠云这时已羞得无地自容，作不出声来，只希望捂上耳朵，不再听儿子这些令自羞耻难当的问题。

渐渐地，母亲，在这场关于母子乱伦的辩论中败下阵来，惠云现在还并不知道，她最终会心甘情愿的奉上自己

那美丽动人的肉体，做为给身为胜利者的儿子的奖品。

小双任由惠云哭了一会，心里盘算着必须在今乘母亲神智未清时，一举粉碎她心理最后的防线，不然时机一瞬

及过，到手的美人可会没有了。

所以在等到惠云平静下来后，小双继续语带深情的说道：「妈妈，你再想，高潮时的美妙感觉，虽是一瞬间，

但却如恒宇一般，令人想往，那时我清楚的感到，妈妈和我溶为一体，不分你我，那时侯我们是多么的幸福，未来

好像掌握在我们手中一样，如果妈妈你现在告诉我，你当时未有同感，我们的对话可就此作罢。」

「……」

听着儿子的深情软语，惠云在不知不觉中已放开了捂着耳朵的双手，默然不语，羞赧地回想着当时那种美妙的

感觉，实在是有生以来从未感受过的，就算以前和小双的父亲一起的时侯，也没有过如此醉人的感觉。

她并不知道，那大部份感觉其实都是因为毒品的关系，把本来已强烈的高潮感觉以倍数如大。

「妈妈我知道你是寂寞的，男女相爱是天经地义的，但试问有什么好男人会无私的爱上我们这孤儿寡母啊？所

以这些年来，你宁愿独守空房，含辛茹苦的养大我，也不愿接受其它男人，做儿子的是知道的。」小双假意深情的

述说着。

听着儿子明白事理的话语，惠云心头一阵感动，觉得儿子终于长大了，自己多年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

「其实世上并没有天长地久的爱情，你看自从我们来了美国后，我们身边多数都是单亲家庭，很少有再婚而且

成功的例子，难到妈妈想就象这样一个人终老吗？为么不接受我的爱呢？我们母子关系只会亲上加亲，我永远不会

离开你，不会背弃你，因为我们不单会是亲蜜的情人，也是血浓于水的母子，结了婚可以离婚，但母子关系却是天

生最亲蜜，没有任何人或力量可以将我们分开。」

小双的话说到了母亲的心坎里，多年来独自一人，午夜回醒时独枕空床，惠云感到分外难过寂寞。

「只要是小双，我可以绝对地信住他，不用再自己一个人，和他做时那美妙动人的感觉的却是回味无穷啊！」

想着想着惠云渐渐面红起来，母亲慢慢地被儿子的话语打动了。

看着母亲面红耳赤，低头不语的样子，小双暗自得意，知道自己的话开始奏效了。

「其实多年来，妈妈如我一样，深深地爱着我，只是一直没有察觉到，要不然，我们做爱时，你怎样会有深刻

美妙的感觉，千万不要因为世俗的理论，而放弃你应得的幸福，那也是等于毁了我的一生，我是全心全意爱着妈妈

你，我也是唯一真正能够给你安全，给你幸福的男人。」「小双语带哭音激动地说。

「难到我真的如他所讲，我们是相爱的吗？但我们最终是母子啊，我怎能接受他呢，天啊……我要怎么做啊？

呜…呜…」

惠云脑海交战着一言不发，低头看着地下，晶莹剔透的泪水却如断了线的珍珠般，接连落下。

小双伸手轻托着母亲的精致小巧的下巴，惠云顺着儿子的手抬起头来。

只见母亲紧闭着双眼，泪流满面，楚楚动人。

小双知道机不可失，不断地亲吻着母亲的泪珠，一边轻声说道：「都是我的错，我实在太爱你了，都是我逼你

的，如果有地狱，那也只有我去，但现在你接受我的爱，我就如在天堂了。」

「…呜…呜…呜…」

听着儿子说着动人的情话，惠云却一反常态，没有躲避儿子的双唇，任其施为，但泪水却越来越多，终于忍不

住伏在儿子的臂膀上呜咽着。

小双不竟大喜过望，知道在自已母亲终于在自己软硬并施，花言巧语中被说服了。

这时惠云己心神迷醉，眉宇之间露出恍惚的神情，只觉得儿子的话越来越有理，只要小双开心，自己做什么也

都没有所谓。

反正己经和儿子发生了性关系，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了，正如小双之前所讲乱伦其实是社会强加在自己

身上的锁链，为什么自己不可以和儿子成为情人。

这时又想起每次高潮时带来的快感，惠云心中又产生了不期其然的希冀。

渐渐惠云止住了哭泣，而小双也感到母亲的转变，伸手抬起母亲的下巴，一口吻上了惠云那娇艳动人的红唇。

惠云浑身一震，还未来的及反应之前，儿子灵巧的舌头已伸入母亲口内，有技巧的吮吸着惠云的丁香小舌。

当儿子吸住她的香舌时，惠云所有的坚持与愧疚顿时化为泡影，烟消云散。

渐渐惠云以她那生疏的技巧回应着儿子。

「嗯嗯…啧啧…」

母子两人的舌头在的口腔内交缠，尽情吸吮着彼此混合的津液。

小双的手也不规矩起来，在母亲的上半身大肆游动。

由于惠云此时，身上还是儿子给她穿上的性虐皮衣，所有重要部位，都暴露在小双的魔掌之下。

小双一边尽情的与母亲湿吻着，一边揉搓着母亲丰腴的乳房，爱抚那丰满而成熟的胴体。

不一会，惠云已经鼻息粗重，沉迷在欲望的海洋之中。

「不！不要。」

惠云突然惊呼一声，摆脱了小双迷人的热吻，阻止儿子进一步的侵犯动作。

原来小双抚摸着母亲下阴蜜穴，中指已经伸进了裂缝里面，因为触到了的惠云的阴核，强烈的刺激让她突然的

回过神来。

小双只好改变战略收回他的魔手，无视于惠云的些微抵抗，将她搬到大腿上坐着，手掌转向她的粉臀，轻捏玩

弄起母亲白嫩肥腴的屁股。

不一会儿，惠云本以回复的神智，又迷失在了儿子高明的手段之中，轻喘呻吟，微闭的秀目变得迷离起来。

小双在短时间内，在惠云身上用尽了自己所知的挑情手法，务求挑起母亲最淫荡的一面，从而可将她在今夜里

就地正法，夺取她的身心，那么明天可尽快的进行下一步计划。

玩弄了一会，小双感到惠云的吐气变得灼热无比，浑身香汗淋漓，虽然他没有再去碰母亲的蜜穴，以免太过刺

激她，但母亲的爱液己流至了大腿内侧，儿子也知道这个女人情动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小双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强压着兴奋以颤抖声伏在母亲耳边问道：「妈妈，你放心，除非你愿意，否则我不会

再进一步碰你。但你要告诉我，你喜不喜欢这感觉，你接受我的爱吗？」

惠云星眸紧闭，好一会儿说不出话，终于像蚁鸣一样小声嗯了一声。

小双兴奋的几乎要叫了出来，但仍一边上下其手的玩弄挑逗着母亲的敏感部位，另一边进一步的逼问道：「嗯

是什么意思？是你喜欢我这样对你，同时也接受我的爱吗？」

惠云低着头，脸色羞得火红，轻点了一下头。

小双欢呼一声，翻了一个身，把惠云压在身下，快速的脱去了全身的衣服，露出了精壮的身体及早已趐的老高

的阳具。

看见儿子猴急的样子，惠云本来想笑，但再看见儿子衣衫下面凶神恶煞的阴茎，母亲羞赧的嘤咛一声闭上了双

眼。

看着平时高贵大方，美艳坚强的母亲，此时穿着性虐皮服又羞又愧，一脸春情泛滥，身体因为紧张而不停的发

抖，如待羔羊一般，等待自己的宠幸，小双知道永远也不会忘记母亲如此诱人的模样。

片刻间，小双驾轻就熟地挺身向前，用身体重量将自己的阴茎插入了惠云那已湿透蜜穴，慢慢地抽动起来。

一边小双施着惯用手法，揉弄惠云的乳蕾，把玩一双够份量的丰乳，真是男人的幸福，除却触感上的刺激，看

着雪白乳房幻化阵阵乳波，那更是难得的视觉享受。

一边小双挺送腰部，尽力控制力道与速度，开始缓慢地抽插，两手仍锲而不舍地把玩双乳、揉捏大白屁股，忙

个不亦乐乎。惠云给儿子多重夹攻，很快就进入状况，娇喘低吟不绝于耳，腿根浪水大流，进出之间带起啪啪水声。

「啪…啪…嗯…啪…嗯…」

母子性交的撞击声，及惠云淫荡的叫春声，交错响彻了整个卧室。

这夜里惠云终于接受和儿子的新关系，自愿成为小双的女人，但前面等着她的，并非是如她想象般的幸福生活，

而是一条把她推向成为儿子性奴隶的不归之路

【完】